

一、創作動機

「憂鬱症比我們以為的更會扭曲人的心智，會讓患者與自己更疏離，更像另一個人。」¹

2006年，因為在我身上發生了重大變故，被醫師判斷為精神官能性憂鬱症（Neurotic Depression），在秋天即將轉為冬天的季節時，我失去了任何能夠溫暖我的事物，我的世界在那之後開始傾斜。

我無法向他人述說我的病情，常常著魔似地坐在床上望著窗外淡薄的光影，活在自己的心靈狀態裡。我憤怒是因為我理解，我哭泣是因為我絕望。醫生治癒不了我的憤怒，絕望讓我想要自殘。我不在乎理解，痛苦才能感覺存在。

但在持續治療中，我發現沒有什麼比破碎的心更接近完整。我們對悲傷毫無選擇的餘地，是悲傷選中了我們，然儘管如此，我們卻可以選擇因應悲傷憂鬱的方式，不再用壓抑的方式來表現自己的「堅忍」。

治療期間認識了其他情感疾患者與邊緣性人格疾患患（BPD），經歷了朋友因為家庭因素的自殺，我開始渴望讓他人能稍稍了解所謂的情感疾患及邊緣性人格，進一步願意去理解這些病症生成的原因、背後的故事，而非一般大眾媒體所誤導的那樣，情感疾患者是不正常的、精神有問題的。

因此創作的動機來自於，想像一個關於「像我這樣的人」的

¹ 彼得·克拉馬，《如果梵谷不憂鬱》，張美惠譯（台北：張老師文化，2006年），頁45。

故事。我設定主角是一名二十多歲的男性，擁有不愉快的童年經驗，由於經歷家庭暴力與關係冷淡的父母，他一直在尋找一段可以彌補他童年創傷所欠缺的愛與關懷的親密關係，期望藉由那「完美的」關係驅散他的痛苦與悲傷，然而這樣的期待注定是要失望的。

當失望太多次，人漸漸就會產生絕望。絕望的其中一項特徵是自我憎恨，它是一種無法被撫慰的感受，例如：我是失敗者、我很糟糕、我一無是處。這些自我憎恨的想法不僅會使絕望增殖，還會對它火上加油。

長年來因未提及或未哀悼的失落而誘發的悲傷，是絕望最常見的一種來源，這樣的失落包括戲劇化的暴力與虐待，但人們通常用忽略情緒的方式把失落包裹起來，這種缺乏父母關愛或從未表現出同理情緒的痛苦會在數年後逐漸顯露出來，成長為憂鬱症。

場景選擇為捷運，是由於捷運是一個交通轉運站，人們只會將其視為中繼的、暫時性的，不會多做停留；而捷運上乘客彼此之間是距離相近的，但又是陌生疏離的，不會在捷運上輕易交談。

同時，主角的職業為捷運站裡類似快遞的工作性質，與顧客之間的交易方式僅限於取貨交貨，不須有太多對話與交際，也更應證建志獨來獨往的孤僻性格。

有了憂鬱、邊緣性的男主角，是故《地下風景》（*The Scene Under the Surface*）設定為一齣長約80-90分鐘的電影劇本，以主角回想（flash back）的倒敘方式，講述邊緣人格的主角對愛的渴求與幻滅，以及由他所接觸的人們所交織成的故事。

《地下風景》的劇名是引申自主角在地底下（捷運站）的工作，他黑暗的、充滿風暴的內心世界，使人難以親近依靠。對應於另一位失明的主角，儘管眼前所見一片闐黑，但內心卻是溫柔而柔軟的。



二、取材與發展過程

角色在最初的設定裡是一名憂鬱症患者，但身為憂鬱症的男性主角，容易使讀者覺得稍微懦弱，只有憂鬱的顯性因子，一再地墮入痛苦地獄或自殘行爲，無法深刻突顯出男主角心裡的掙扎，於是男主角便由單純的憂鬱症設定變成邊緣性人格違常，使得男主角內心衝突更巨大、行爲更矛盾，同時也更增加戲劇行動的發展性。

建志的易怒背後其實是恐懼的變形，相較於「恐懼」，憤怒更有力量，也是男性文化裡通常用來應對恐懼的態度：以虛張聲勢的方式掩蓋恐懼。

在男性社會裡，他們從小就被灌輸要否認自己的脆弱，抵禦自己的恐懼；恐懼基本上被視爲是女性化的，是遭到貶意、歧視或嫌惡的。在性別的疆界裡，人們以恐懼作爲評判角色的標準，用情緒來區辨男人與女人。

精神麻痺是驅散恐懼的方法裡最極端的一種，我們對恐懼的疏離，意味著我們與情緒本能的分離。建志沉溺於暴力的生活型態（不管是對自己或其他人），造就他強烈的精神麻痺傾向，省略了對自己覺察的步驟，直接讓自己從壓抑、羞恥的情緒中跳躍到無法與情緒連接上的無意識行爲（譬如他的自傷）。

當悲傷、恐懼與絕望無法傾訴且無人傾聽時，它們就會開始變質、毒化，漸漸演變成長期的憤怒。一但找到任何理由便可能引發突來的暴怒，故意挑釁及攻擊對方；當情緒拔山倒海而來時，將會藉由各種方式來解除情緒力量的封印，使自己麻木，得以

暫時跳脫出某種程度的創傷經驗裡。

我對自己的病是抱著治癒的希望，所以投射在劇本角色上，我也給了建志一個救贖的機會，讓他在「打結」之後，終於有機會「解結」，² 在不斷的失去與情感受挫中，最終遇到和他有類似童年經驗的潔米，惺惺相惜之感的兩個人不再感到孤寂。

潔米雖有與建志類似的創傷，但她卻懂得轉化掉陰暗的情緒，藉由舞蹈療癒自己。至於為何會選擇佛朗明哥（Flamenco）舞蹈，是因為 Flamenco 是源於西班牙「流浪的吉普賽人之舞」，充滿鏗鏘有力、意味雋永的吟唱，有強烈的節奏感、有舞，是即興沒有彩排的。Flamenco 情感濃烈，有既溫柔又暴烈的矛盾感覺。

正因其舞情感強烈，充滿各種情緒極富戲劇性，對於情緒壓抑、無處宣洩的人來說容易產生投射，也因此才能讓建志在觀看潔米的演出時，在內心感到震懾不已。

再優雅的悲傷還不如換取一絲復原力，一個人因失去太多而陷入絕望與疏離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長期沉溺悲傷，在我看來那是身不由己的，因為我們沒有太多能力去減輕自己的絕望。但如果一個人沉溺悲傷一段時間後，慢慢地、最後逐漸地回到世界來，這個過程不可是很可貴嗎？

悲傷、恐懼、痛苦、絕望，這些通常被我們視之為不好的、黑暗的情緒，常被認為是使我們變得脆弱的毒藥，³ 大部分時候我們選擇轉過身不去面對、假裝這些情緒不存在，但普魯斯

² 有關打結與解結，詳見王士儀，《亞里斯多德論《創作學》譯疏》（台北：聯經，2003年），頁300。

³ 米莉亞·葛林斯潘（Miriam Greenspan），《陰暗情緒是毒也是藥》，陳亭瑩譯（台北：人本自然，2007年），頁36。

特曾說過：自痛苦中解脫的唯一之道，就是體驗痛苦的全貌。

4

生命是一種必然受苦且無可避免地傷害他人的過程，唯一的出路就在於覺醒、成長以及轉化。一個人若未曾置身悲傷，那麼他就無法完成悲傷。惟有當我們徹底經歷心碎、拓展自我並停止抵抗悲傷這一連串的歷程，才可能看清生命的有限，而這也是我寫作《地下風景》的目的：藉由書寫痛苦、經歷痛苦，最終療癒自己，達到亞里斯多德的淨化滌清作用，重新審視過往的一切，重重拿起，輕輕放下。

關於邊緣性人格

我們都曾經感覺寂寞、怕遭人遺棄、有傷害自己的衝動，或者感覺像與人隔了一層膜，自己出不去，別人進不來。而邊緣型人格患者（**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簡稱 BPD）幾乎時時刻刻處於這樣的情緒中，甚至感受更為強烈，常常陷溺其中無法自拔。

邊緣性人格疾患很常見，卻不為大眾所熟知。邊緣性人格會與其他精神疾患同時出現，比如憂鬱症、躁鬱症、多重人格、反社會人格、恐懼症與強迫症等⁵，因而往往難以被立即察覺出來。

⁴ 轉引自上註，頁 70。

⁵ 傑洛·柯雷斯曼（**Jerold J. Kreisman, M. D.**）、郝爾·史卓斯（**Hal Straus**），《愛你，想你，恨你》，邱約文譯（台北：心靈工坊，2008 年），頁 6。

哪些人患有邊緣性人格違常呢？原本對你百般信賴的人，卻因為一件小事就氣沖沖地指控你，全盤推翻否定了過去的友誼；等過一段時間，對方又彷彿什麼事都沒發生過地跟你親暱熱絡。或者親密愛人總是跟你分分合合，常常兩天一小吵、三天一大吵，吵架的時候可以翻臉無情舉止冷酷地說要分手，過沒下子又哭哭啼啼求你原諒他，說他不能沒有你、你就是他生活的全部。

這種反反覆覆、充滿矛盾又歇斯底里的情緒反應，正是邊緣性人格的特徵。邊緣性人格者總認為自己會被別人傷害，但諷刺的是，他們又積極追求人際關係，想要拯救自己脫離孤獨寂寞的情境中，脫離惱人思緒的折磨，但是對邊緣人格者來說，所謂的「關係」通常瓦解得很快。

邊緣人格者在與人的互動中，難以掌握彼此心靈之間最適當的距離，常常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與他人過於親暱，使對方產生快要窒息的威脅感；但若想稍微保持距離，給自己一點空間，他們又會感受到自己即將被拋棄，便憤怒地指控對方，甚而開始毫無理性地憎恨對方。

混亂與空虛最能形容邊緣人格者的心裡感受。他們與其他疾患的不同之處在於，邊緣人格者具有一種根深蒂固的人格特質，而這特質是長時間行成的，是僵固而沒有彈性的，情緒變化很短暫也較難以預測。

關於邊緣性人格疾患的臨床定義，採用的是《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DSMIV）的診斷標準：

- 1. 瘋狂努力以避免真實或想像中的被放棄。**
- 2. 不穩定且緊張的人際關係模式，特徵為變換在過度理想化及否定其價值兩極端之間。**

3. 認同障礙：自體形象（ self image ）或自體感受（ sense of self ）持續明顯不穩定。
4. 至少兩方面可能導致自我傷害的衝動行為：如花錢，性，物質濫用，魯莽駕車，暴食。
5. 一再自殺的行為、姿態、威脅，或自傷行為。
6. 由於心情過度易於反應，情感表現不穩定（如：強烈且陣發性的心情惡劣，易怒，或焦慮，通常僅持續數小時，極少會超過幾天）。
7. 長期感到空虛。
8. 不合宜且強烈的憤怒，或對憤怒難以控制（如：常發脾氣，總是憤怒，一再打架等）。
9. 暫時性與壓力源相關聯的妄想意念，或嚴重的解離性症狀。⁶

若符合五項或五項以上時，即可診斷為邊緣性人格違常。而在《愛你，想你，恨你》一書中，作者亦提出邊緣人格者的幾個特徵：執著於追尋完美的伴侶、衝動型人格特質、一百八十度的情緒轉變、無法克制的憤怒、乞求他人的拯救、自我認同的困擾、永遠盛不滿的半瓶水（感覺空虛無聊）、他人對我採取行動所以我存在（避免被拋棄）⁷。

邊緣人格成因中，幼年的發展可提供重要的線索。受創的親子關係如早年父母過世，或長期與父母分離，皆可能產生邊緣性人格。以劇本主角的陳建志為例，父親的家庭暴力及酗酒，而母

⁶ 李明濱主編，《實用精神醫學》（台北：金名，2002年），頁99。

⁷ 同註5，頁32-51。

親這個最重要的角色又情緒抑鬱、反覆無常，這也是邊緣人格者最常見的家庭背景。許多的案例也顯示，邊緣人格者的童年時期，常遭到忽視或排斥、受虐或性侵等，與母親的關係充滿敵意與衝突。

邊緣人格是因應壓力的病理反應⁸，由於無法適應環境的壓力，對於自己的個人價值感到疑惑混淆，使得邊緣人格者的世界非黑即白，衝動易怒的情緒、自毀的行為、人際關係的受阻、扭曲的自我認同，以致於自尊心與自主性受挫，最終將讓自己逐漸分崩離析。

關於自傷行為

一個人如果繼續陷在煩悶、空洞、焦慮或自我壓抑的感覺裡，而這些感覺偏偏像鬼魅般陰魂不散地纏住他，這時，肉體的疼痛反而可以暫時逃離心裡上巨大的負面感覺。這也是為什麼有慣性自傷行為的人，在自我傷害的行為當下，會覺得有「一種許久沒有的輕鬆」，甚至是「愉悅的」、像嗑藥般輕飄飄的迷離感

9

自傷行為包括重大自我傷害（major self-mutilation）、刻板重複的自我傷害（stereotypic self-mutilation）、表層自我傷害（superficial

⁸ 同上註，頁 78。

⁹ 史蒂芬·雷文克隆（Steven Levenkorn），《割腕的誘惑》，李俊毅譯（台北：心靈工坊，2004年），頁 24。

self-mutilation)¹⁰ 。

重大自我傷害較少見，通常相當於身體的某個部份遭受永久性傷害，這種自傷行為往往發生於嚴重的精神障礙狀態或急性藥物中毒；刻板重複的自我傷害，顧名思義即是固定的自傷行為，是週期性且重複的，最常見的是以頭撞牆或以物品打頭，為智能障礙者最常見的自傷行為，有時也會發生在自閉症和精神分裂症患者身上。

表層自我傷害則為情緒障礙的判定指標，它不會造成生命的危險或身體的殘缺，也不太會有規則性重複的情況；但有些人會發展為上癮的行為，當心裡狀況出現負面及痛苦，腦子裡就會充斥著欲自我傷害的衝動，這種上癮般的行為會使他們無法停下來。

自傷並不算是一種疾病，它常發生在邊緣性人格違常或憂鬱症患者身上。有自傷行為的人，對情緒的痛苦極端敏感，無法輕易信賴他人，寧可自己選擇掌控體驗傷害的過程，以及自傷過後，對於精神狀態的痛苦的麻木感。身體上的疼痛可以產生寬慰感與安全感。

對一般人而言，減輕痛苦的方式是藉助麻醉藥或鎮定劑，但對於只能從一種痛到另一種痛之間選擇的他們而言，自我傷害行為的確是另類的麻醉劑，是防衛機轉的結果。割傷皮膚、看見血液流出，得到的情緒撫慰是我們所難以想像的。

自傷者從那些避之唯恐不及的痛，到死命追尋與擁抱的痛

11

¹⁰ 同上註，頁 30。

¹¹ 同註 9，頁 51。

，因為很清楚自己即將要逃離那被遺棄與孤獨的感覺，所以他們寧願用傷害身體的疼痛，來代換掉精神上的疼痛感。身體的疼痛讓他們進入一種恍惚狀態，在那個世界裡，他們感覺不到絲毫的苦痛。

自傷行為很像一個人在靜坐絕食。但也可能是因為自傷者常常表現出衝動的行為，讓一般人誤解他們似乎擁有太豐富的情感，否則怎麼會一再弄傷自己呢？事實上這樣的自傷行為是為了讓自己能有感覺，任何感覺都好。他們絕不是情感太豐富，恰恰相反，他們是欠缺情感。

當我們無法改變逆境時，便會賦予逆境某種價值，因為想不到更好的做法。當自傷者找不到工具可以對抗現實的殘忍，他們便可能採取這種態度，認為厭世、情感矛盾、人際疏離，甚至自我傷害，也未嘗不是一種避免被他人傷害的自我防護罩。自傷行為造成的「分心」儘管確實幫忙抵禦了情緒的突襲，但它同時也壓抑了必要的正常情緒。

製造疼痛的行為，或流血，本身就是終極目的。自傷者沉溺於短暫解脫的感覺，逐漸遠離他人，放棄任何實際的情緒溝通，這種內轉（inward turning）¹²的心理機轉必定造成人際現實關係的減少，最終完全失去現實感。

為何自傷？

¹² 意即，與外在現實脫離關係，所仰賴的事物不再由外而來，而是由內在深處湧出。例如，原本存在腦海裡最熟悉的影像會自動浮現，或曾受過的傷害經驗會不自主表現出來。

自傷者多被許多各種不同的情緒狀態所困擾，Steven Levenkron 認為有兩個特徵：

1. 一種情緒崩潰，或是無法思考的感覺。
2. 一種無法表達，或甚至在意識層面也無法感受到的憤怒，主要是針對生命中的一個（或多個）強勢人物，通常是父母親。¹³

所以，當自傷者發現自我傷害行為竟然可以解除自己的痛苦狀態，便會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同一種解決方法。因為沒有發洩情緒的管道，也就無法消除傷痛或憤怒，「身體上的痛竟可以治療精神上的痛」，嚴重時便會進入解離（dissociative phenomenon）狀態。

解離是一種自我的調適與防衛功能，通常在遭受到重度社會心理壓力之時，經由個人意識、認同或行為協調突然暫時性的改變，以避免造成身心傷害或崩潰的嚴重後果¹⁴，然而這種解離調適功能有時會失控，使得對自我感的喪失，產生「不知道把自己丟到哪了」的錯覺。當遭受到這種分離感的侵襲時，為了不讓心智結構瓦解，便以自傷的疼痛來重新連結身心，做為整合自己的手段。

傷害自己只消一眨眼的瞬間。自傷者期待的只是立即解脫，但留下的疤痕卻難以抹滅。不論自傷造成後來的難以適應及多大的阻礙，我們所能做的，就是盡力幫助他們真誠地去找到原諒自己行為的方法，協助他們維持現實面的鼓勵與讚揚。

¹³ 同註 13，頁 60。

¹⁴ 參考自林為文醫師網站：林為文醫師的心靈會客室（http://www.nu-vista.com/tbm/faq03_dissoicative.htm）。

三、創作理念

創作理念即是所欲表達的主題，是故事的中心思想，同時也是一條創作誠律，在寫作中幫忙確定，在自己的故事中，什麼適宜、什麼不適宜，什麼能夠表達想闡述的思想並予以保留，什麼又與中心主旨無關而必須刪除。

創作理念必須用幾個句子就能表達。當前提首先被想像出來，作品開始進行之後，劇本必須融鑄在一個思想範圍；越是圍繞在一個明確的思想來建構故事，讀者在其中所發現的意義就會越多，便能接受寫作者的觀點而受到啓發。

《地下風景》借用地底下捷運陰暗封閉的空間，來表現建志建志對親密關係的愛憎扭結而成的、幾乎令人窒息的精神世界，也從中暗指了地表／地下，外在／內在兩種不同世界的劃分。

無法拿捏彼此的最適距離，那種想要接近卻又想要遠離、既渴望又怕受傷害的矛盾狀態，使得人的心裡是閉鎖的，一次次地在心中反覆上演理智與情感的角力賽，壓抑與依戀同時並存。

另外，對於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疏離，孤獨的生存狀態，不論

是無法與對方產生心靈上的溝通，抑或無依無靠、獨自一人的現實孤獨感，也是劇本想傳達的，當代人無處不感覺到的冷漠與孤寂。

建志從死亡的陰霾的擺脫，意味著從生命的假死狀態醒過來，當他最終從痛苦當中自拔時，就不再需要借助任何手段來支撐自己。他完成了自我救贖的奇妙過程，走出了自身心靈的死亡陰影，開始面對嶄新的人生。

表面上與表面下

英文劇名「The Scene Under the Surface」，正如單字 Surface 的意涵：表面的、外表的。《地下風景》劃分了兩個世界，一個是表面上（外在的）的現實世界，另一個則是表面下（內在的）、不為人知的隱密世界。前者是白晝的世界，後者是黑夜的世界，當建志疲憊於現實世界時，他就進入到他的隱密世界尋求慰藉。

在洞穴中的時間愈長，回歸現實世界就愈難。建志的肉體生命雖然存在，但精神生命卻瀕臨終結。晶瑩則是經歷「眼前的黑暗」，她看不到，但世弘熟悉的鋼琴聲卻能喚起晶瑩心底幸福祥和的記憶，與她失去的事物緊密相連。晶瑩的情況反過來比照出建志身處於「心靈黑暗」的危險境地。

建志在地底下躲避人群，躲避光明，躲避外部世界的一切。地表下黯淡與消沉的顏色，則象徵建志的整個精神狀態。地面上的陽光普照，對他而言是不可企及的地方，而為了追搶犯而跑出站外的行爲，意味著建志身心與外部世界調和交流的機會。

建志從與李綠的戀愛中，感受到的是如墜深淵般的寂寞。這

場戀情是被寂寞支撐著的，好似存在於孤獨的黑暗中，無法擺脫這黑暗裡被拉扯的發麻感覺。

城市裡有大量心靈疲憊的人，孤獨感和無力感衝擊著他們的心智；建志遭到母親遺棄、戀人離去的悲哀和憤怒，獨自過著孤寂的生活，為自己圈出一塊不被外界打擾的領地，懷抱著內心的黑暗，傷痕累累又精疲力竭。寂寞空虛是建志對「關係」的巨大障礙，但拋棄關係後，他仍然深陷在這種稀薄和空洞感。

對過去殘存的記憶隱含著家庭崩毀的剎那，也隨著人物情緒的轉變和事件的發展而變化。當清晨來臨，潔米夢幻般地出現在眼前這靜美的景緻當中，使建志的痛苦得以緩解，為他的世界帶來一絲寧靜與曙光。晶瑩雖然變成孤兒，但也因此獲得世弘的關愛，而對其所懷抱的感情，支持著自己要治癒眼睛的信念，也為她可能再度看見這個世界帶來些許希望。

緊鎖心靈大門的掙扎必然是孤獨的，我們已經在不知不覺中適應了一種孤獨閉塞的生活方式，並且逐漸將其視為理所當然。人與人之間不再像過去那樣敞開心扉，而是彼此設防，對人缺乏了解與信任。儘管出於人的本性也渴望得到關愛和慰藉，但由於缺乏與人的溝通和交流，只能在孤獨中彷徨，與週遭的世界產生疏離感。

家庭的崩毀

婚姻失和是現代家庭的普遍狀況，許多人的成長過程裡都遭遇這般先天不良的家庭背景。家不再是過去遮風擋雨的安全避風港，反而是傷害與暴力的最大溫床，因而造成孩童日後成長的陰

影。

《地下風景》裡，建志的母親因為被強暴，被迫嫁給自己不愛的男人，但結婚之後酗酒的丈夫會對妻子動粗，家庭暴力的情景反覆上演，也對應了當前社會上普遍的婦女家暴情形。由於非出於自願，母親對建志的情感是矛盾的；她無法像個真正的母親那樣愛自己的小孩，表現出來的行爲與對待方式是冷漠的、喜怒反覆無常的，使得幼小的建志得不到母親溫暖，只得在日後拼命尋找家庭的替代品，補償那份他所爲曾獲致的愛。

晶瑩的父母車禍過世，從小就由奶奶撫養她成人，成長時期的父母缺席，與唯一的奶奶相依爲命，造就她敏感的心靈。世弘的母親在生下世弘之後便過世，獨立養大他的父親也在後來病逝。兩個完全孤零零的人只能照顧彼此，也因此在此類似的境遇中產生情愫。

建志同母異父的妹妹，從小便目睹母親憂鬱症的發作，聽母親訴說她如何地對不起建志，如何地滿懷愧疚、每天活在後悔和自責裡；母親最後選擇自殺結束自己的生命，亦爲妹妹帶來了衝擊，無法釋懷的她終於萌生尋找建志的想法。

潔米雖未在故事裡說太多自己的私事，但她身上的燙傷痕跡隱隱然透露出不睦的家庭關係、母親的精神狀況，但她卻沒像建志那般地具自毀性，這也是潔米讓建志意外的地方。

接近與遠離

遠離是爲了更靠近還是逃避？人與人之間的距離總是最難拿捏的，好似進一步則太過，退一步又稍嫌冷漠，如此地難以琢磨

又讓人無能為力。

《地下風景》裡，母親雖遠離建志，但在改嫁之後始終對自己的冷漠、拋棄行為耿耿於懷，原本即欲擺脫的親子關係，卻在離開之後感覺更深刻；在生下女兒後，母親對建志的愧疚之情更無法逃躲，於是這份虧欠之情強化了她極欲解脫的信念，在結束自己的生命前，錄下她想對建志說的真心話，乞求建志原諒。

建志曾經是接近母親的，然而母親的離棄使他的心亦背離了母親，原該在母親身上能得的那份安慰，只能就此澆熄，隱藏在心底最深層的抽屜裡，上了鎖，然後永遠不再打開。

建志同母異父的妹妹，原本沒有任何機會相識，彼此像是兩條永不相交的平行線，因為母親的死亡、對建志的歉疚，而產生想要接近建志的想法。假裝委託他轉交包裹，進而打探建志的生活，想知道這個素未謀面的哥哥在母親離開後，是否已拋開過往，擁有屬於自己的人生。

然而在一次次的試探下，妹妹的心也開始動搖，她明白到建志或許並不想再回憶過去，不願再聽到任何有關母親的事，於是她想要放棄了，決心遠離不打擾建志的生活，因此將委託的包裹搶回來，不讓建志知曉自己的存在。

李綠與建志的戀人關係，李綠對於建志的無法理解，他的善變與暴怒常令她感到不知所措，她想要走進建志的內心世界，卻不斷地遭受阻隔、被狠狠推開。就算建志就在她的身邊，與她說話與她擁抱，就算他們身體之間的距離相隔只有幾釐米，李綠都覺得建志彷彿身處在另一個國度，離她好遙遠。

晶瑩與世弘因為奶奶的過世而一起生活，兩個陌生人瞬間拉近了彼此的距離，藉由共同生活的點滴相處中，兩個人的心漸漸

靠近。但也正是因為這份「靠近」，使晶瑩在得知自己即將失明之際，選擇消失在世弘面前，永遠離開他的城堡，不讓自己成為阻礙世弘的絆腳石。

面對消失的晶瑩，遍尋不著晶瑩蹤影的世弘只能謹守著晶瑩的願望，發揮自己的音樂才華，成為一個音樂工作者。他相信只要這麼做，不論晶瑩身在何方，只要晶瑩聽到他的音樂，他們就能溝通，晶瑩也會了解他想要對晶瑩訴說的情感。即使他們的距離相隔再遙遠，他仍然感到自己與晶瑩是接近的，彷彿晶瑩從不曾真正遠離。

隱約察覺建志身心狀況的潔米，雖然想要接近他、關心他，但最終還是選擇停在原地不再前進，保持這樣剛剛好、不遠不近的距離，讓建志自己選擇要或不要。

劇中的每一個角色，都面臨接近或是遠離的抉擇，當對於自己最重要的人事物都消失殆盡，如何不讓自己的心靈逐漸乾涸枯竭，徒留記憶的空洞，那麼與其繼續留在原地佇足，還不如把握分分秒秒往前走。

四、步驟與方法

寫作電影劇本，不若寫作小說可以天馬行空、隨意拼貼裝飾。坊間的電影劇本或許可以提供寫作的「格式」，但對於如何寫作的步驟卻交代得很模糊。

寫作劇本前要先有故事大綱，這個部分決定了所要說的故事是什麼內容，先有基本的、概括性的輪廓，設定人物的背景和個性心理之後，再進一步進入到分場大綱的步驟。

對整個電影劇本寫作的流程而言，分場大綱決定了電影劇本的優劣¹⁵，是極其重要的過渡作業，也是寫作的關鍵要素。分場大綱幫助寫作者能更清楚場面的調度，掌握戲劇的節奏感，同時也將腦海中雜亂的思緒想法去蕪存菁，架構出想說的故事。

我在寫作分場大綱時，發現大綱能使我確立角色的動作與心理狀態，而在反覆的修改中，也更加了解自己所要表達的想法意涵。在一開始的設定裡，故事的戲劇節奏較平較鬆散，人物內心

¹⁵ 曾西霸，《爐主——電影劇本及其解析》（台北：麥田，1998年），頁161。

的活動亦是文靜的，欠缺所謂的 Action，只有主角的背景故事，而沒有主要的前景故事。

另外，男主角原先的設定是憂鬱症患者，因此大綱裡出現大量憂鬱悲傷的靜態場景，而懦弱逃避的男主角難以引起讀者的認同，無法產生移情作用，無法覺得「像我」；觀眾必須在主角的內心深處發現某種共通的人性。

在經過建議後，為讓建志的個性更具外顯性，故去除憂鬱症的病因，使得角色較為喜怒無常、無法捉摸，一步一步揭露造成他如此行為脾性的背後真相。

最後我也改變了劇末搶犯事件的設計：原始設定裡搶犯與建志毫無關係，建志只是幫忙追搶犯而撞到世弘，但這樣的設計過於巧合也缺乏動機，於是我改變了事件與搶犯角色，使故事產生一個軸心事件，不同的行動事件重新創造了整個故事；建志有了救贖的機會，得以重新審視、面對自己不願再想起的過去，解開自己的心結：原諒母親也原諒自己。

在表現形式上，採用 flash back 的方式，由最終事件的發生，透過倒敘的方式來交代。故事並非單一支線進行，而是由建志與李綠、建志與晶瑩、晶瑩與世弘的關係交叉敘述，從「現在」回到「過去」，如此較能避免故事節奏因為皆照時間順序運行，而顯得平乏無趣。

在實際著手進行文本（對白本）的寫作之後，人物的發展引導我對原本的分場大綱又進行了修改，視需要增加、刪減或重新排序，直到感覺想像中的影像節奏順暢為止。

本章討論附上故事大綱與分場大綱，藉此窺見劇本的發想過程到實際對白本的寫作，比較其中的差異。

The Scene Under the Surface／地下風景

故事大綱

建志自創了一種行業，在捷運站內轉送物品，類似快遞，但如此不必花費甚麼成本，不用出站，簡單有效。

他接到一通電話，一名男子委託他轉送物品，是一張卡片跟禮物，委託男子說是給未婚妻的生日驚喜。他看到收信人名字和他過去戀人的姓名李綠一模一樣，霎時他靈魂深處被什麼觸動了。

邊緣性人格疾患（BPD）的他，李綠就是他的全世界，然而越是依賴李綠他的世界就越狹小，在不斷爭執試探的情感角力裡，李綠終於再也不能承受建志的喜怒無常，向建志提出分手。

分手後的建志繼續過著傷害自己的生活，每天藉著酒精麻醉自己，喝醉後就坐在路邊開始哭泣自殘直到天亮醒來，終於他被醫生要求強制住院。在醫院休養期間他認識了喜歡畫畫的晶瑩，兩人成爲朋友，一次晶瑩帶建志回家時，建志在她家看到許多色彩斑斕的畫，明亮的溫柔的色彩就像晶瑩本人；但其中有一幅畫尙未完成，晶瑩告訴建志那是一幅對她來說意義重大的畫。

夜晚，睡不著的建志走到客廳，望著滿室的畫發呆。晶瑩起身發現坐在黑暗裡的建志，在他身旁坐下。這夜建志向晶瑩傾訴自己渴望被愛卻又不相信自己能擁有的矛盾，建志哭了出來，晶瑩輕輕抱住他。建志出院後，再也沒見過晶瑩，也始終忘了問她生的是什麼病。

建志在捷運站意外遇到李綠，沒想到李綠就是男子所要委託

的收件人。他尷尬地將禮物交給李綠，分手後的兩人交換著淡淡的問候，那天晚上建志又去買醉，認識了佛朗明哥舞者兼酒吧吧台的潔米，在偶然的機會下，建志見到潔米令人深刻震懾的舞蹈，便忍不住為她所吸引，但知道建志身心狀況的潔米，卻要建志想清楚、願意重新相信人之後再回去找她。

某天，建志接受一神秘包裹的委託，建志被耍得團團轉，不知到底要把包裹送到何處、對方有什麼目的，他只好隨身帶著神秘包裹。他看著捷運站擁擠的人潮發呆，忽然有人搶走他手上的神秘包裹，建志為了追搶犯奔出捷運站外，他跟著搶犯來到一處公寓，追到頂樓撲倒搶犯。

原來搶犯是建志同母異父的妹妹，也是神秘包裹的委託人。神秘包裹是一捲錄音帶，錄音帶是已經過世的母親錄給建志的話，錄音帶內容揭露了建志從小不被母親疼愛的原因：建志是母親被父親強暴懷孕所生，不得已嫁給酗酒的父親，最後母親選擇拋棄家庭拋棄建志。

無法接受一切的建志縱身躍下頂樓。

建志驚醒過來，他沒有選擇死亡，而是趕去捷運站赴另一個委託人的約，委託人是一名女性，請建志幫忙轉交一幅畫。建志趕到約定地點，他撥了受託人的手機號碼，然後左右搜尋，有人拿出手機，按下通話鍵。是晶瑩，他走到她面前，卻發現她看不見他。晶瑩交給他一幅畫跟一張 CD，然後對建志說，這幅畫要給很久以前她喜歡的一個男孩，她不知道要送到哪一站，CD 是唯一線索，只是她明天就要去美國治療眼睛了，她希望建志能幫忙找到那個重要的人，請他等她回來。

CD 專輯是世弘的作品，當時晶瑩與她相依為命的奶奶過世

，她在奶奶告別式上遇到世弘，世弘問起她要不要暫時住他家，暫無依靠的她因此住進世弘家裡，兩人在相處過程裡漸漸產生情愫。晶瑩的視線愈來愈模糊看不清楚，她去做檢查，醫生判定她視網膜剝離，不久後將失明。她開始著手描繪最後一幅畫，並且始終不讓世弘看到。一天世弘下班回家，發現晶瑩的東西已經清空，她彷彿自人間蒸發。

住院觀察的晶瑩漸漸看不見了，她開始學習怎麼走在路上怎麼生活怎麼照顧自己。某天晶瑩在路上聽到熟悉的音樂聲，不禁停下腳步走進唱片行，戴上耳機，是世弘自己做的曲子，曾經彈給她聽過的那首曲子。

世弘在晶瑩離開之後成爲一個配樂作曲者，那也是晶瑩的願望。他希望不論晶瑩身在何處，至少還能聽得到他做的曲子。

晶瑩向建志告別後坐上捷運離去，捷運行駛到下一站，世弘走進與晶瑩同一個車廂內，捷運從地底下爬到了地面上，陽光讓世弘忍不住轉頭想看窗外的風景，那一瞬間他見到了車廂另一端的晶瑩。

建志到酒吧找潔米，兩人回到建志家，在潔米褪下衣物時，建志看見她的背上有燙傷痕跡。潔米淡淡地告訴建志，那是小時候母親將剛煮沸的熱水往她身上倒所造成的，建志心中激動不已。

清晨，建志從夢中驚醒，悄悄溜下床抽菸；他看到晶瑩的畫，好奇地拆開包裝，映入眼簾的，是他這輩子見過最美麗的作品，畫的感覺既溫柔又溫暖，令建志忍不住濕了眼眶。

建志回到床上，潔米醒來發現他臉上的淚水，問他怎麼了，建志沒有說話，把臉深深埋進潔米的頭髮裡，深深地擁抱她。

分場大綱

場	景	時	人物	劇情概要	備註
序	巷內	日	建志	建志墜地，手裡抓著一台錄音機，建志OS開始倒敘。	
1	捷運站	日	建志	建志走到車廂內坐下。	
2	房間 / 客廳	夜	小時候的建志、父親、母親	睡夢中的建志被父母吵架聲驚醒，從門縫中看到酗酒的父親正往母親身上摔東西、毆打她，出完氣父親走開，建志出去安慰母親，母親對他說如果沒有你就好了。	
3	建志房間	日	建志	鬧鐘響起建志跟著驚醒。	
4	晶瑩家	日	晶瑩	空屋內堆了許多待搬走的紙箱，晶瑩輕撫著一幅畫，然後將畫包好走出門。	

5	浴室	日	建志	建志以手捧水沖臉，看著鏡中的自己。	
6	建志房間	日	建志	建志吃藥、換衣服。	
7	裱畫店走廊	日	晶瑩、李綠	晶瑩下計程車時不小心與李綠擦撞。晶瑩走進裱畫店要裱畫。	
8	捷運站	日	建志	建志在地鐵站內、車廂內快遞物件的工作情形。	
9	捷運站	日	建志、李綠男友	建志接到李綠男友的電話，走出車廂見到對方，對方將待交付的物件交給建志。建志看到收件者名字跟他過去的戀人李綠姓名一模一樣。男子給了建志對方的電話號碼，定好送交時間便離開。建志望著人來人往的地鐵發愣。	
10	李綠公司門口	夜	建志、李綠、李綠友人	建志在門口等李綠下班，卻看到李綠跟一位陌生男子有說有笑一起離開。	過去
11	李綠家	夜	建志、李	李綠回家時看到建志坐	過

			綠	在門口，建志質問她跟誰出去，兩人大吵一架，建志在憤怒之下猛捶牆壁捶到雙手都是血。	去
12	夜店	夜	建志、陌生女子	建志一杯接著一杯，陌生女子前來跟他搭訕。	過去
13	建志家	日	建志、陌生女子、李綠	李綠敲門，陌生女子幫她開門，李綠看見衣衫不整的建志無法置信，建志卻毫不在乎。李綠憤而離去，建志將女子趕出門後陷入極度的情緒混亂中。	過去
14	李綠家	夜	李綠	李綠回到家檢查手機，有幾十通未接來電與留言，李綠一一聽著建志言語反覆情緒極端的留言。	過去
15	李綠公司門口	夜	建志、李綠	建志看見李綠走出公司上前攔住她，請李綠給他解釋的機會，李綠說自己再也受不了建志的行為，甩開他的手轉身	過去

				進入一輛轎車。與建志的母親離去的背影重疊了。	
16	街上	日	建志	建志不要命地將油門吹到底，機車一路狂飆，與對向來車發生擦撞。	回憶
17	捷運站	日	建志	建志接起一通無來電顯示的電話，一名女子委託建志交寄一件包裹，但無法親自交給他，請建志幾點幾分去車站大廳的 414 號寄物櫃拿取	
18	車站大廳	日	建志、男子	建志走到 414 號置物櫃，正躊躇怎麼打開時，一男子經過問他是陳先生嗎，建志說是，男子交給他鑰匙便走開。建志用那鑰匙打開置物櫃，裡面放著一包裏。手機又響起，委託人要他送去 C 站。	
19	捷運 C 站	日	建志	建志等了半天，委託人卻沒再打來。	

20	建志家	夜	建志	建志邊看電視邊拿起桌上的藥丸配啤酒吞下，他瞄到放在一旁的包裹，把包裹拿來翻了翻，包裹上沒有寫任何收件人姓名或地址。	
21	李綠家對面巷口	夜	建志	建志抽著菸站在李綠家對面，看著李綠的窗戶直到屋內燈光熄滅。	過去
22	李綠家門口	夜	建志、李綠	建志翻著李綠放在門口的垃圾，翻到疑似男用拋棄式刮鬍刀，李綠開門問建志在做什麼，建志指控李綠劈腿，李綠哭著說建志有病，一切都結束了。	過去
23	街上	夜	建志	建志離開李綠公寓，忍不住坐在路邊大哭，他情緒激動地拿出瑞士刀割手，看著血流出他情緒逐漸平靜下來。	過去
24	醫院診療室	日	建志、醫生	醫生問建志為何要傷害自己，要建志馬上住院。	過去

25	病房	日	建志、醫 護人員	建志不願配合治療大聲 叫囂，幾個醫護人員七 手八腳壓住他，被注射 鎮靜劑的建志昏睡過去 。不知睡了多久醒來， 迷迷糊糊地走出病房。	過 去
26	醫院走廊	日	建志	建志看到走廊窗外的陽 光。	過 去
27	院內休憩 區	日	建志、晶 瑩	建志四處閒晃，一陣風 將幾張紙吹到他腳邊， 是晶瑩的素描，兩人聊 了起來。	過 去
28	捷運站	日	建志、李 綠	忽然有人叫住建志，建 志回頭看到李綠，不知 該怎麼面對李綠的建志 匆匆打了個招呼佯裝有 事趕著離開，拿起手機 撥打委託人給的電話， 李綠的手機卻響起。建 志尷尬地將花與卡片交 給她，他記得今天是李 綠生日，順便向她說生 日快樂。建志看到她手 上戴的戒指，問她過得	

				幸福嗎，她說很幸福， 列車進站李綠跟建志道 別。	
29	車廂內	日	李綠	李綠接起男友電話表示 自己已收到禮物。	
30	酒吧	夜	建志、潔 米、世弘	建志走進店內，世弘與 潔米正在交談。建志坐 在離世弘隔了幾個位子的 地方，潔米拿酒給建 志，世弘說著自己很想 念晶瑩。	
31	告別式會 場	日	晶瑩、世 弘	晶瑩望著奶奶的遺像落 淚。參加告別式的人漸 漸散去，世弘走到她面 前自我介紹常常受奶奶 的照顧，表示晶瑩可以 先暫住他家，留下電話 與地址後便離開。	過 去
32	世弘家	夜	晶瑩、世 弘	晶瑩按了門鈴，世弘開 門讓她進來，為她做了 些說明便向她道晚安。	過 去
33	世弘家	日	晶瑩、世 弘	世弘準備了早餐連同備 份鑰匙一起留在餐桌上 便去上班。晶瑩走出房	過 去

				間看到世弘留的字條，吃完早餐後她在屋裡轉一圈，拿出畫具開始作素描。	
34	世弘家	夜	晶瑩、世弘	世弘半夜回家，晶瑩在客廳睡著了，世弘叫醒晶瑩，晶瑩表示肚子餓了想吃東西。	過去
35	街上	夜	晶瑩、世弘	晶瑩與世弘在街上邊走邊聊，看見路旁有一台大賣場的推車，晶瑩坐上去讓世弘推著她一路奔跑，推車失速摔倒，兩人躺倒在地上大笑。	過去
36	酒吧	夜	世弘、潔米、建志	建志繼續喝酒，世弘醉了，潔米幫他叫車。	
37	酒吧外	夜	世弘、潔米	潔米將世弘扶進計程車。	
38	酒吧	夜	潔米	店已經打烊，潔米在做最後的整理。	
39	酒吧外	夜	建志、混混們	建志坐在路邊喝酒，拿起小刀割手，看著血汨汨流出。建志起身時與經過的混混擦撞。	

40	巷子內	夜	建志、混混們、潔米	混混圍毆建志，建志卻一點感覺都沒有只是不停大笑，拿出自己的瑞士刀叫混混對準他頸動脈割下去，混混們感到害怕而離開。建志歪倒在垃圾堆裡，潔米走到他面前。	
41	夜店	夜	建志、潔米	潔米幫建志擦藥包紮傷口，建志陪潔米搭計程車回家。	
42	潔米家門口	夜	建志、潔米	計程車到了潔米家門口，潔米問建志要不要進去她家坐坐，建志委婉拒絕。	
43	晶瑩家	夜	晶瑩、建志	建志與晶瑩一起回到晶瑩住處，整個客廳都是一幅幅完成的畫作，建志一幅一幅看得很專注。他看到一幅畫被布蓋住，晶瑩說那是一幅很重要的畫，還未完成。	過去
44	客房	夜	建志	建志在床上翻來覆去始終睡不著，乾脆起身下	過去

				床走出房間。	
45	晶瑩臥房	夜	晶瑩	晶瑩聽見客房開關門的聲音。	過去
46	客廳	夜	建志、晶瑩	建志走向客廳，黑暗中望著滿室的畫發呆。晶瑩也走出房門，緩緩地在建志身旁坐下，兩人沉默許久，建志開始哭泣，述說自己希望被愛卻又不相信自己能夠擁有的矛盾，晶瑩沒說話只是輕輕抱住他。	過去
47	捷運站	日	建志	建志對著包裹看了半天忽然手機響起，是這包裹的委託人的聲音，要他去 A 站出口等。	
48	A 站出口	日	建志	建志在 A 站出口，包裹委託人打來請建志去 xx 路 x 號，建志說自己只在站內轉送物品，但對方隨即掛電話。	
49	街上	日	建志	建志一邊走著，發現眼前的路似曾相識，最後他停在委託人指定的地	

				點，是一處荒廢已久的破屋子，是小時候建志住過的地方。	
50	屋內	日	建志	建志走進屋內，一些零散的傢俱堆滿灰塵。	
51	廚房	日	小時候的 建志、母 親	建志放學回家，母親給他吃點心，建志覺得今天的媽媽對他好好。	回 憶
52	街上	日	小時候的 建志、母 親	母親叫他乖乖在旁邊等，說媽媽要去辦事晚點再來接他。	回 憶
53	街上	夜	小時候的 建志、母 親	建志等到天黑，母親才出現帶她回家。幼小的建志覺得母親其實想拋棄他。	回 憶
54	已關門的 地鐵站外	夜	建志	建志邊抽菸看著煙霧裊裊，用香煙頭燙自己的手臂。	
55	員工休息 室	夜	潔米	潔米對著鏡子補妝。	
56	酒吧內	夜	建志、潔 米	潔米走出休息室看到建志，在他對面坐下來打招呼，建志問潔米如果不介意他可以送她回家	

				<p>。潔米表示她願意，但隨即她手機響起，講完電話潔米說今天不方便，接著拿出一張邀請卡給建志，請他有空可以來看表演。潔米走到一輛轎車旁回頭向建志揮手便上車。</p>
57	捷運站	日	建志	<p>建志接到包裹委託人電話，質問對方到底是誰有什麼目的，對方問建志快樂嗎，建志憤怒地掛掉電話。</p>
58	診療室	日	建志、醫生	<p>建志告訴醫生他最近又開始自殘了，醫生幫他加開其他藥。</p>
59	畫廊	夜	建志、潔米	<p>建志走進藝廊挑了個位置坐下，過一會全場燈暗，舞者的腳步聲在黑暗響起，燈亮後潔米在台上跳著Flamenco，建志被舞所表達出的憤怒與悲傷給吸引住。表演結束後建志跟潔米打了聲</p>

				招呼，潔米表示想要吃點東西。	
60	小吃攤	夜	建志、潔米	潔米問建志手上的包裹是什麼，建志說他碰到一個奇怪的委託人，老是要他去各個站等甚至要他出站外。	
61	街上	夜	建志、潔米	兩人在人行道上邊走邊聊，潔米抓住建志滿是傷痕的手，問他這樣做會覺得比較舒服嗎，建志告訴她只有痛才會讓他覺得自己還活著。這時一輛公車靠站，潔米連忙跑上前對世弘說，等他願意相信人了再來找她。	
62	晶瑩家	夜	晶瑩	晶瑩坐在床上，牆角擺著已裱好並包上牛皮紙的畫。晶瑩戴上耳機聽音樂，緩緩閉上眼睛。	
63	美術社	日	晶瑩	晶瑩挑選美術用品，覺得有蚊子在眼前飛來飛去，所見景物扭曲。	過去

64	醫院	日	晶瑩	晶瑩坐在椅子上等待叫號入內。	過去
65	街上	日	晶瑩	晶瑩在等紅綠燈。感到茫然。	過去
66	診療室	日	晶瑩、醫生	醫生告訴晶瑩隨時會失明的可能，要晶瑩盡快進醫院療養。	過去
67	世弘家客廳	日	晶瑩	晶瑩聚精會神地畫畫。	過去
68	世弘家	夜	世弘	下班後世弘走進家門，發現晶瑩的東西全部清空，他撥了晶瑩手機，手機直接轉語音信箱。	過去
69	世弘家門外	夜	晶瑩、世弘	世弘跑出門找晶瑩，晶瑩連忙閃進巷子裡。	過去
70	晶瑩家 / 地鐵站	日	晶瑩	搬家工人搬走最後的箱子，晶瑩打電話給建志約好交寄時間與站名，鎖上門將鑰匙丟入信箱。	
71	錄音室	日	世弘	世弘在錄音室內，廣播主持人問世弘當初怎麼會成為配樂工作者，世弘說是因為一個女孩。	

72	世弘家客廳	日	世弘	世弘撿起晶瑩掉在畫架邊地板上的衣服，掉出一包藥袋，世弘撿起細看，藥袋裡有晶瑩的醫療明細表。	過去
73	世弘家	夜	晶瑩、世弘	兩人圍著餐桌吃飯，世弘問晶瑩有沒有什麼願望，晶瑩說想聽到世弘的音樂。	過去
74	捷運站	日	建志、搶犯	地鐵站內播放著採訪世弘的廣播，建志拿著包裹發呆，忽然有人搶走他手上的包裹便逃跑，他跟著追上前去。	
75	捷運站外	日	建志、搶犯	建志被人潮給推擠追丟搶犯，隨即看見搶犯閃進一條巷子裡，搶犯進了一間公寓。	
76	公寓內樓梯間	日	建志、搶犯	搶犯上樓到一半，建志追過來，搶犯往頂樓跑。	
77	頂樓	日	建志、搶犯	搶犯跑上頂樓無處可逃，建志將搶犯撲倒地，發現搶犯是一名女子。	

				<p>女子告訴他自己就是那包裹的委託人，也是建志同母異父的妹妹，女子告訴建志母親生前對建志的愧疚，她所以會把包裹搶回來，是覺得也許不該再打擾建志的生活。建志拆了包裹，是一台錄音機，按下 play 鍵是母親的聲音，訴說對建志的虧欠，亦解釋了建志是在她非自願的情況下懷孕出生的。建志情緒激動無法接受，從頂樓一躍而下。</p>	
78	巷內	日	建志	<p>建志墜地。建志OS質疑這不是他想要的結果，他的人生不應這樣結束，忽然時間又倒帶回到他情緒激動的那一刻。</p>	
79	頂樓	日	建志、搶犯	<p>建志忽然驚醒，他手機響起，建志問女子現在幾點，他還要趕回去把</p>	

				物品送達。	
80	地鐵站	日	建志、晶瑩	建志氣喘吁吁趕回地鐵站撥打晶瑩電話，鈴聲響了好久，建志四處張望，看見不遠處晶瑩接起電話，建志走到她面前。晶瑩沒有認出建志聲音，把手上的畫交給建志，說這幅畫要給很久以前她喜歡的一個人（世弘），她不知道要送到哪一站，但是明天她就要去美國治療眼睛，希望建志能幫她找到他，請他等她回來。	
81	醫院櫃檯	日	建志	建志辦理出院手續。	過去
82	醫院雜景	日	建志	建志四處張望，沒看到晶瑩只好離去。	過去
83	醫院病房	日	晶瑩	晶瑩醒來發現眼前一片漆黑，掙扎著下床時跌了一跤，她摸索著走出病房外。	過去
84	醫院內大	日	晶瑩	她聽著各種吵雜的聲	過

	廳			音，失去方向感的她茫然站在原地。	去
85	醫院診療室	日	晶瑩、醫生	晶瑩沉默地由著醫生檢查眼睛，對光線全無反應，醫生表示她已完全失明。	過去
86	街上	日	晶瑩	晶瑩經過唱片行聽到熟悉的樂音，她循聲走進唱片行。	過去
87	唱片行	日	晶瑩、店員	晶瑩問店員現在播的是什麼，店員帶她到試聽區，晶瑩戴上耳機，是世弘曾彈過的曲子。	過去
88	捷運站	日	建志、晶瑩	列車進站，建志看著晶瑩進入車廂內離去。	
89	車廂內	日	晶瑩、世弘	晶瑩戴上耳機聽著世弘的 MP3 專輯，地鐵行駛至下一站，列車門開，世弘走進與晶瑩同一個車廂內。地鐵逐漸爬上地面窗外出現風景，世弘轉頭望向出窗外卻看見另一頭的晶瑩，他靜靜地望著晶瑩，陽光灑	

				進車廂曬著兩人。
90	酒吧	夜	建志、潔米	建志帶著畫去潔米店裡，問她是否下班後一起吃宵夜，潔米問他手裡抱著的是什麼，建志回說是一件對別人來說很重要的東西。
91	建志房間	夜	建志、潔米	潔米褪下衣物，背後有一大片傷疤，潔米淡淡地說那是小時候母親將剛煮沸的滾水往她身上倒造成的，她過得並不快樂，但是舞蹈救了她。建志聽完默默親吻那傷疤。
92	建志房間	清晨	建志、潔米	建志從夢中驚醒，身旁的潔米熟睡著，建志悄悄下床走出房間。
93	客廳	清晨	建志	他看著擺在牆角的晶瑩的畫，拆開包覆的牛皮紙，是一幅色彩溫暖的畫作。建志看著看著感到眼眶濕潤起來。
94	建志房間	清	建志、潔	建志回到床上，潔米醒

		晨	米	來發現建志在哭，問他怎麼了，建志只是深深地擁抱她。	
--	--	---	---	---------------------------	--

五、結語

《地下風景》不是一個愉快的劇本。

寫作過程中除了必要的反覆修改、琢磨外，比較痛苦的，莫過於要去挖掘那些過去讓自己憂鬱、痛苦、自毀的情感經驗，才能做到盡量不讓主角的故事流於刻板化。

Robert McKee說，寫作者要像「心靈蟲」¹⁶，必須潛入人物的心靈，探索他們的各個面向，然後創造出一個符合他本性，符合他這個人的可能事件，創造人物的悲喜、恐懼及弱點。

寫作劇本必須具備文學的一切實質，但又不能文學化；一部文學作品已經是一件完成品，但電影劇本卻有待攝影機來將它完成。讀者透過劇本的觀看，讓影像在腦海中流動，這不是一項簡單的任務。

從場景安排到故事的組合、節奏的掌握，都必須經過推敲演練，大膽假設、小心實踐。再多的編劇技巧與方法終究只能參考

¹⁶ Robert McKee，《故事——材質、結構、風格和銀幕劇作的原理》，周鐵東譯（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5年），頁439。

，寫作劇本更需要的，其實是對「人」的一股熱情，覺察到生活中無處不存在的小塵埃（故事結晶），那不斷上演遭遇的人生境況，是對世人的一種慈悲。

若沉緬於過去的苦難而錯過現在的契機，就如同踩空了命運中的某一處梯子，結果不是一蹶不振，就是人生道路的徹底改變。而寫作《地下風景》並將它完成，所依靠的就是心中那一絲微弱的光線，「我會好起來」、「我一定要完成某件事」的生存意志。不論讀者能否從劇本裡感覺到什麼，我都已經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使命，勇於承擔自己的內心世界，這才是於我意義重大。



參 考 書 目

一、中文書籍

王士儀。《亞理斯多德〈創作學〉譯疏》。台北：聯經，2003年。

姚一葦。《戲劇原理》。台北：書林，民國86年。

Syd Field。《實用電影編劇技巧》（*Screenplay : The Foundations of Screenwriting*）。曾西霸譯。二版。台北：遠流，2008年。

Robert McKee。《故事——材質、結構、風格和銀幕劇作的原理》（*Story : Substance, Structure, Style, and the Principles of Screenwriting*）周鐵東譯。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5年。

張覺明。《電影編劇》。台北：揚智文化，1992年。

曾西霸。《爐主——電影劇本及其解析》。台北：麥田，1998年。

曾西霸。《夢想者一號——電影編劇的流程與技巧》。台北：亞太圖書，2005年。

傑洛·柯雷斯曼（Jerold J. Kreisman M.D.）、郝爾·史卓斯（Hal

Strauss)。《愛你，想你，恨你——走進邊緣人格的世界》(*I hate you, don't leave me — understanding the Borderline Personality*)。邱約文譯。台北：心靈工坊，2008年。

平井孝男。《我和我的四個影子：邊緣性病例的診斷與治療》。廣梅芳譯。台北：心靈工坊，2005年。

米莉亞·葛林斯潘 (Miriam Greenspan)。《陰暗情緒是毒也是藥：榮格 [陰暗情緒] 原型的自我轉化及療癒》(*Healing Through the Dark Emotions : the wisdom of grief, fear, and despair*)。陳亭螢譯。台北：人本自然，2007年。

史蒂芬·雷文克隆 (Steven Levenkron)。《割腕的誘惑——停止自我傷害》(*Cutting — understanding and overcoming self-mutilation*)。李俊毅譯。台北：心靈工坊，2004年。

席米昂 (Daphne Simeon)、賀蘭德 (Eric Hollande) 編。《自我傷害的評估與治療》。唐子俊、郭敏慧譯。台北：五南，2002年。

彼得·克拉瑪 (Peter D. Kramer)。《如果梵谷不憂鬱》(*Against Depression*)。張美惠譯。台北：張老師文化，2006年。

Anthony Storr。《邱吉爾的黑狗：憂鬱症與人類心靈的其他現象》(*Churchill's black dog, Kafka's mice, and other phenomena of the human mind*)。鄧伯宸譯。台北：立緒，2005年。

二、外文書籍

William Indick. "Psychology for Screenwriters: Building Conflict in Your Script".
McNaughton & Gunn, 2004.